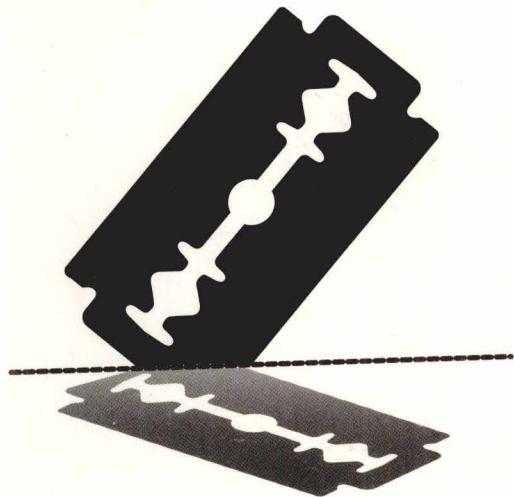


我的最后一张底牌

胡展奋 著



我的最后一张底牌

胡展奋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最后一张底牌 / 胡展奋著.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4

ISBN 978-7-5133-0650-8

I. ①我… II. ①胡…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8179号

我的最后一张底牌

胡展奋 著

责任编辑：徐蕙蕙

责任印制：韦 舰

装帧设计：李 冰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910mm×1230mm 1/32

印 张：6.125

字 数：150千字

版 次：2012年4月第一版 2012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0650-8

定 价：26.00元

【序言】

高手隐于市

老愚

文章界经常会变戏法般捧出几个或男或女的天才，供寂寞的人们追逐，也乖巧地呼应着这个渴望文化的太平盛世。

即使如此，横行于市的却是一些卖嘴皮的，借助人脉关系，他们成名迅捷，斩获最丰。说话总比写文章方便，更不用说，一系列精心设计的肢体语言，及其貌似儒雅、庄严的扮相，极易俘获需要“文化奶妈”的观众。卖弄知识成为学者，贩卖心灵鸡汤，可以跃升为大师。

在这个时代，写文章的最为不堪。因为读书变成了苦役，而观看成为不可或缺的娱乐。

我有时想，能有人一字一句读完自己的文章，作者应该发报酬给他才是。

写作和思想沦落为团伙作案，全面侵入无辜读者的大脑。一个真正的文字工作者，若不屑于拉帮结伙，进行洗脑式推销，便必然居于一隅，文字与人一样寂寞。

上海出了不少闲笔作家，风花雪月，吃喝拉撒性，皆有专擅之才。

有敢言之誉的胡展奋，其记者名声遮蔽了随笔家的光芒。尽管他在《新民周刊》开专栏时日颇久，文章常被窃选传播，但却一直不为人所熟知。

知识，趣味，见解，好文章应有的皆有。读展奋兄的文章，给予人的享受几乎是全方位的：声色俱全，荤素相间。行文如飞舟，举重若轻，飘逸俊朗，文字在他手里忽而做炮弹和匕首，忽而为白云和清风。人情世故烂熟于心，故观世相如探囊取物。

他的文章带有记者职业赋予的特质：敏捷，敏锐，善于从常态中发现问题，不仅于此，其分析问题的方法令人叹服，其思维路径让人有匪夷所思之叹。一桩貌似寻常的事情，经他琢磨，便生出别样的意味来。广博的知识和独特的人生经验，被他信手拈来，即成佳酿。相比于那些喧嚣在上的八股时评，展奋兄的文章散发出一股浓郁的人性之味，吸引人必欲读完而罢休——因为往往会有欧·亨利式的结尾：似在情理之外，其实就在情理之中。人性的丰沛决定了其文字柔韧的质地，洒脱的勇气又使文字充满正义感和力量。

可信，有力，到位。

作者继承了鲁迅自由风的杂文传统，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醇厚，辛辣，回味无穷。作者的自我意象，异常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赤子之心，忧愤其文。快人快语，中气十足，明亮得足以灼伤坏人的眼睛。

展奋兄的文字早就会心，托诗人胡赳赳的福，与其在沪上结识，一见如故。去岁中秋节前再聚，一喝便醉。在饭店大院的石凳上呼呼睡去，他执蒲扇在我周边巡视，防止蚊虫窜访。

待我睡实，始运回宾馆，独自将醉鬼搬进屋里，摆正，开窗。
半夜酒醒，枕边有毛巾待命，床边有脸盆伺候。

那次分别，车过蚌埠，收到他鼓励的诗句，现妄改后两句
奉还：淮河汤汤，钟鼓锵锵。兄之文章，不可限量。

2012年3月25日 北京春夜

目 录

请吃我一棒

- 被狗咬一口 3
被快乐的王昭君 6
儿童不宜 9
血色前科 12
附身 15
郭庆祥骂娘 18
胡闹 21
黄而优则红 24
鉴定黄段子 27
没落情怀 30
钱痨传奇 34
输不起! 37
信仰当饭 40
一个人的遭遇 43
中国式旅游：犯贱! 46

世相断喝

- 暴民，也是可以消费的 51
苍蝇从良 54
当真小人，真的来了 57
地沟油“改口” 60
发嗲 64
范曾是谁 67
好心和良心 70
假如雷锋回来 73
卖淫女改名 76
诺奖是根刺 79
请给出路！ 82
任继老还是及时走掉的好 85
蛇蝎老 88
书包妹与卖淫女 91
围观不过是围观 95
瞎子摸鱼？只求你自圆其说 98

幸福的春梦 101
又见吃人 104
驳淫书致贪论 107

食色与性

菜汤面 113
冬澡 116
小时候没有吃够 119
皇帝的盒饭 122
奇人李四 125
秋后的蚂蚱还能蹦 129
请给中医一点宽容 132
说痔 135
这个冬季 谁在进补 138
化学阉割 141

上海的腔调

- 见鬼 147
“老乱”不是福 150
路边的小吃不要睬 153
哄抢消费券 157
吼的气场 160
没了外侮，我们就自辱 163
美好大都是罚出来的 166
男人与家务 169
肉声难入 172
新嫂嫂的危机攻略 175
有这样一个朋友 178
最后一场“达人秀” 181
- 【跋】写给亲友看 185

请吃我一棒

被狗咬一口

“被狗咬一口”，通常是一句隐喻，但在这里却是恶狠狠地一口。

那晚，去雕塑家严友人处作客，被狗咬了一口。那晚，见其所豢的“松狮犬”殊为可爱，藏獒的一种，棕色，高大，头大如狮，威武中透出浓浓的憨厚，肉里眼，黑舌头，说起这只松狮犬，还真是“名犬”，原为陈逸飞所豢，大概有俄罗斯文学情结，陈逸飞生前叫它“阿历克塞”，他的同学严友人接手后仍叫它“阿历克塞”。

“阿历克塞”是忧郁的，而且多少借着前主人的光，“名人名犬”，陈逸飞生前的朋友见了它总要抚慰它很久，我去严家每每牵它溜达散心，那天也“过于自信”，掷它一块小排骨，看它津津有味地吃掉，刚想和它说话，不料它暴起，闪电一口，正中食指，急忙一扯，痛彻肺腑，已然一个大口子矣。

主人大骇，急送医院注射狂犬疫苗。

俗话所谓“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论病，若说百分之百的死亡率，恐怕只有狂犬病，潜伏期七天至十九年，天天揣着一颗“不定时炸弹”，谁输得起呢。

进门就是两针“试验”，接着一针“破伤风”、一针“狂犬

疫苗”，但最令人魂飞魄散的两针“血清”，才是酷刑：伤口已大得像小嘴，深且阔，那两针“血清”居然不上麻药，直接戳进血肉模糊的伤口，对着肌腱和神经束“掏掏伊”，再注射下去，第一针就打得我一佛出世，几近虚脱，第二针似乎没有找准位置，感觉戳进了骨膜和关节，又退出来，再“掏掏伊”，左捣右杵，痛得我差点小便失禁，急忙联想被凌迟的袁崇焕，碎剐的感觉庶几如此了。于是试着硬憋着不哼，嘴唇生生地咬破，医生说，这是何必呢，急诊又不培养江姐，最疼的针，不上麻药，你就叫吧，没人说你“缩货”的……

伤口打完“血清”，还不能走开，廿分钟没有过敏后，还得打两针“血清”——这回人道些，不戳伤口，戳大腿。这两针说是没有前两针疼，却别有一番滋味，那就是“酸梅汤”，间隔廿分钟“酸梅”一针，酸彻骨髓，酸得你刚才没有痛极而泣而此刻却忍无可忍地酸极而号。

前后八针，医生说，远远没完，明天必须再注射两针“酸梅汤”，这以后，还有四针疫苗……期间不得碰海鲜、酒以及所有辛辣刺激性类食物，禁得比酒后驾车还严。

被狗咬一口，与被蛇咬一口的感觉不一样。

被蛇咬一口并不“百分之百致死”，但感觉却是极度恐惧，以致向有“被蛇咬一口，三年怕草绳”的谚语。被狗咬一口呢，大都摆出没事状，更多的似是一种不甘，大有“你什么东西，也敢犯我”的意思，究其实大概和我们自古对它的道德评估有关：偷鸡摸狗、偎如丧狗、狐群狗党、鸡鸣狗盗、狗仗人势、狼心狗肺……狗谚过百，几乎没有一句夸的，于是“你是何物，也敢犯我”至少在潜意识里害了我，被咬一周后，朋友宴请，正无下箸处，来了一盆炖蛋，上缀干贝丝，就报复性地反弹：就你还犯我？只啜蛋，还不行？

不料，当晚浑身奇痒，上下皮肤悉如蟾蜍，且高烧，急去华山医院挂液，翌日消退，以为没事，讵料第二天凌晨又发作，势头更甚日前，眼肿如线，双唇堪比“范老师”，只得挣扎起床，再取“华山”，全家被搅得鸡飞狗跳，自兹夜夜发烧而且痛痒欲狂，医生却说，典型的“血清过敏”，前后恐怕要折腾半个月，谁让你轻易认识一条狗的！

是啊，谁叫你轻易认识一条狗。狗性忠诚热烈，狗性也势利乖张。宠狗的再怎么提升狗的情商，人性和狗性之间毕竟有太多不确定因素，倘不懂狗，最好对它敬而远之，因为它有着巨大的死亡背景，被它咬了，真不是小事，好比春秋之郑，楚不犯郑，每每因为郑后面的强晋也。

如果我们回到隐喻，被小人咬一口的感觉也大抵如此，有一珍稀品种叫“真小人”的最具迷惑性，他们比常人看似憨直粗豪，也亲和易处，有时候还带点“土气”，每每以“敢言”自诩，但却同狂犬一样具有巨大的“死亡背景”，其特征是随时抛弃道德底线，“乘人不备”，毁你终生地咬几口，事后又恢复憨厚状，中国古训常把小人贬为“狗”，现在看来是有道理的，它们不像猫那样摆谱，但赏你一口，就够你忙了。

相传李鸿章访法期间，法勋戚赠名犬一只，数日后问李鸿章是否喜欢，李缓缓而答：其味与中国犬无异，殊为可口。勋戚闻之瞠目结舌。

我们并不能得出李公虐待动物的结论，因为国事访问期间，携之有被咬之虞，却之呢又外交大忌，淮人好狗，李公不免。烹而食之，两清自便。世界毕竟是人本的，不是狗本的啊。

李鸿章才是真正懂狗的。

被快乐的王昭君

在昭君的故乡徘徊。心情阴晴不定。

昭君故里位于湖北宜昌市兴山县城东北三公里处，名昭君村，又名宝坪村，南襟香溪，北枕群峰，崖壑含翠，秀色如画。但无论在哪，所有与昭君有关的文字似乎总脱离不了这样的语境：“国事为重、含笑牺牲”、“愉快地继续作出贡献”、“睦邦亲善的佳话”——一语蔽之，她非常快乐。

但她真很快乐吗？自 2006 年去了一趟蒙古，我就知道我们的一些叙述，每行文至此就十分虚伪。

因为说她很快乐，首先她的胃就不答应。

首次会心千古的反胃来自国际列车的餐车，当蒙古厨子手里的“清炒虾仁”和“香菇菜心”都腥膻得如同羊油爆炒时，我就吊着恶心想，当年的昭君一定和我一样恶心！

其次是沙暴的滋味。天快亮时，我们是被沙尘呛醒的，那气窗只是隙开了一条缝，滚滚的沙柱就逼抢而入，列车内刹那间就雾失楼台，沙迷津渡，无数悬浮的尘埃吸入肺部，如同被石灰包击中一样令人窒息，想当年，昭君常年被这样的沙暴窒息着，会很“快乐”吗？

我们一直被告知：昭君“主动”出塞和亲，是她“深明大

义的表现”，因此，她出境时据说是这样的场景：“满脸含笑，风姿绰约的王昭君着胡装，骑骏马，愉快地奔向通往匈奴的和亲之路”。（《昭君自有千秋在》，见《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一期）。

如此“愉快”地强断当年昭君“很愉快”，我以为是很没心肝、很没人性的，她本楚人，楚人好调味，擅长煨、蒸、烧、炒，入宫后虽然被冷落，想那饮食环境应当还是五味俱全的，但因为不满于被边缘（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汉书》、《后汉书》都写得很明白，昭君是赌着气，要求和亲的，这种情况颇类两千年后的“上山下乡”，很多女知青都是高压之下，怀着侥幸和对未来的憧憬而“出走”的，但匈奴吃什么？穿什么？习俗如何？“丰容靓饰，久居深宫”的少女王嫱根本就不曾想过。离京后，吃惯稻米的她开始吃面食，大概一路吃到河东（山西），沿途官员迎送，勉强还能对付，然而一出雁北，随行的匈奴哪里还能拿得出中土饮食来？于是最后的浪漫也没有了，她必须直面一团腥膻，而且天天如此。说她为了自己的使命和朝廷的威仪而隐忍不发，应该可信，但说她“膻并快乐着”而且“满面含笑”，心花怒放，未免太伪了。

路途的艰辛本可想象。她要跨越的大漠，横亘在我国内蒙古和蒙古国之间，南北纵深约五百华里，东西宽近千华里。自古以来，山西、河北的商人去蒙古做生意，先一路跋涉到内蒙包头市附近的“赛汗塔拉”住下，备足粮、水、草料，等到天气晴好，再鼓勇北上。顺利时需一个月，才能穿越这片大漠。如遇到连续肆虐的沙漠风暴，就可能被大漠吞噬。

千娇百媚的王昭君即令没有被沙暴吞没，满头满脸的细沙也将使她非常沮丧，洗澡是不可能的，洗脸也勉强，珍贵的水